



桃湾村的几个爷们

TAOWANCUN DE JI GE YEMEN

杨秀刚◎著

桃湾村有几个很意思的男人：害怕饥饿、害怕政治运动、害怕人家瞧不起他的黄连生；害怕“倒瞌睡”而撒谎的许大奎；还有百折不挠千里追凶的吴开荣等等，但他们都算得上“爷们”。



桃湾村的几个爷们

TAOWANCUN DE JI GE YEMEN

杨秀刚◎著

桃湾村有几个很意思的男人：害怕饥饿、害怕政治运动、害怕人家瞧不起他的黄连生；害怕“倒瞌睡”而撒谎的许大奎；还有百折不挠千里追凶的吴开荣等等，但他们都算得上“爷们”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湾村的几个爷们 / 杨秀刚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1009 - 6

I. ①桃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158 号

桃湾村的几个爷们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杨秀刚著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1009 - 6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扪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
Contents

雾	1
说谎的故事	40
我们的村庄	68
接 任	114
责 任	157
跋	197

雾

我实在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！整个事件有的我参与，没有参与的，我都做了力所能及的调查。为了不至于被淡忘，我觉得有必要整理一下。

——题记

说来也真是奇怪，家里出事的那天下午，我竟然一点预感也没有。

沥沥的春雨照样下得黏黏的，树木、花草以及怯生生的庄稼也照样长得有尊有严。在那个饥饿的春天里，一向喜欢用梦或身体某个部位变化来预测吉凶的我，梦里几乎全是香喷喷的白米饭、油亮亮的老腊肉，以及这个季节生长出来的茶油泡或山桃李果……

也就是说，我的感觉就像这季节交替一样正常。

当小黄毛上气不接下气跑来告诉我这个坏消息时，我正戴着顶细篾斗笠，牵着家里那头黑母牛在田背沟边吃嫩草。农历四月间到处都是楚楚动人的庄稼，已经不能再像冬月那样放敞牛了。牛关在圈里，每天出工之前得由家里主要劳力去山上割挑草来喂它们，这种活，在我们桃湾村叫着割牛草。我父亲是个古怪的人，也是个精明之人，他很少去干这种笨活。他经常一大早就挑对撮箕到自留地里去，把除掉的草细心地抖去泥渣，一把一把堆得满地都是，等要收工了，才收集起来装进那对大大的撮箕里。只有在装不满的时候，才拿着镰刀到附近的山沟里割上一些。父亲经常狡黠地笑着对我们说，这样既薅了地，又“割”了牛草。

与一挑纯粹的牛草比来，两撮箕草自然是要少得多，好在黑母牛胃口不太好，两撮箕草刚好能敷衍它那消化不好的胃。前不久黑母牛怀了喜，情况又不一样了。母亲说不动父亲，又疼惜牛，只得对我说，弟兄，放学回来你不要砍柴，也不要拾粪了，好好把牛牵到庄稼里去，让它吃好吃饱，往后生下的牛崽才健壮……母亲说的庄稼里，当然是指里面的土坎田埂。这里的草丰美鲜嫩，连饥饿的我都想去啃它几口。

呸呸呸！你个乌鸦嘴，你爹才被抓走了呢！看着小黄毛的咿呀乱叫，我觉得他像在说别人的事一样。

见我这种态度，小黄毛跳上跳下，急得赌起咒来，说哪个骗哪个你是狗！

我说我的眼皮一点没跳……再胡说，我就上来揍你！

小黄毛脸上的惊恐一点也没被吓走。

敢不敢打赌？要是没骗你，你就包扛一个月的扞担……上山砍柴，我们经常玩这种把戏。小黄毛是我隔壁堂叔的儿子，年纪比我小，在路上梭扞担比远的时候，技术又臭，输的次数多了，做梦都想咸鱼翻身。小黄毛站在上边的田埂上，说着这话的时候，不仅两手叉在腰上，而且胸也挺得雄纠纠的，咸鱼翻身的架势摆得很足。

陈六斤带人来抓你爹的时候，我看见了，我妈也看见了，你爱信不信！

陈六斤是大队的民兵连长，经常干的就是这种事。

我心里存着的那一点侥幸，已被这脆脆的声音击得粉碎，而且两腿还像憋尿似的打着战。

在桃湾，谁都知道我父亲是个本分、谨慎的人，即使生性偏执一点，但从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……这样的人居然被抓了，陈六斤还拿着捆人的绳子，我都不敢想象父亲的罪行有多大了！

我顾不得牛了。

在小黄毛的帮助下，我把牛强行赶上了大路。牛抵着一对前蹄，牛

鼻绳也往后拽得紧紧的，咩咩地对抗着，从鼻孔喷出来的怨气就像那半山腰上的雾霭一样浓，一样白……

后来我才知道，就是这月亮山麓的浓雾害了我父亲。

我父亲叫黄连生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他一生中有许多莫明其妙的害怕，害怕饥饿，害怕政治运动，害怕人家瞧不起他，害怕自己再这么消瘦下去……父亲真的很瘦，瘦得脸都长了。如果有营养让他变得富态一点，那村里人就不会叫他“撂棒蛇”了。“撂棒蛇”是月亮大山里众多蛇型中的一种。据说这种蛇遇到惊吓时，它逃跑的方式不是爬行，而是像人们从山上扔下短根柴棒一样，快速地翻着跟斗，一路嘎嚓有声，眨眼之间便潜草入林了。不仅如此，父亲脸上的颧骨也高。小时候我记得他的颧骨是没有那么高的，许多肉都被饥饿打磨掉了，就像冬天的桃湾河裸露出难看的河床一样。但是，这么多缺陷，都还体现不了父亲最突出的特征。父亲最突出的特征是他走路。父亲走路总是很匆忙，大步流星的，脑袋总要超过脚尖几公分，像是有鬼在后面撵他似的，加上人又瘦长，就极像一条翻跟斗逃跑的“撂棒蛇”了。我经常听母亲数落他，说连生，你还不到五十岁呢，你的腰就不能挺直一点？成天一副饿狗抢屎的样子——关键又抢不到什么“屎”，一家人照样得勒紧裤带饿肚皮！

母亲爱唠叨，父亲仿佛也习惯了母亲的唠叨。母亲所有的唠叨父亲似乎都能容忍，唯独忍不下这一点。实事求是地说，父亲走路是难看了点，但在勤苦或对家庭负责任这些方面来说，在我们桃湾村，几乎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了。即使这样，一家人的生活照样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这让父亲很伤脑筋，也很伤自尊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父亲经常把他那点聪明发挥到极致。比如说春天给队里割秧草的时候，他会在草担中悄悄塞上几个石头，这样既增加秧草的重量，又加快了割草的次数，让工分像滚雪球似的垒上去；可在挑水粪时，他却想方设法弄得稀释一点，把该挣的工分挣到手……不过，这些小聪明只能让他得到一点点安

慰，而家里的贫困丝毫却没有得到什么改变……在这些方面，母亲是清楚的，也是佩服父亲的，但母亲一唠叨起来，往往就忘了父亲的忌讳。这时候，有些偏执的父亲就犟得硬邦邦的。父亲说，我就一副饿狗抢屎的样子，怎么了？妨碍哪个了？！父亲那双习惯眯着的眼睛就会瞪得大大的，觉得母亲十分不可理喻。

桃湾人知道父亲这个性格，一般都少去找这种无趣。但是作为夫妻，母亲就是想回避也回避不了。

记得那些年，不管冬天还是夏天，父亲总爱捆着一条黑腰带。勒得紧的时候，就知道父亲饿了。这种时候谁要和他搭话，无论说什么，父亲都会绕到吃的上面来。对于那些没有见过或没有品尝过的美食，父亲总能生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臆想，见过一点世面的吴左右就爱纠正他。

父亲说你是支书，当然……

父亲还没说完，吴左右又纠正道：我只是个副的，正的是秀林大哥呢！

副支书也是支书……父亲就像尝到了美味一样不肯罢手，说天下厨子本事大着哩，难道就做不出我想的那种美味来？

在场的人无不哄堂大笑。

吴左右是解放前夕从江西逃难到我们桃湾村的，对因饥饿而衍生出来的臆想并不比父亲贫乏。但他运气比父亲好，凭着极贫户资格，土改时被吸收进了农民协会，慢慢又进步到大队副支书位置以后，久而久之外出考察学习或参观访问，他就有了纠正父亲的资本……这些被桃湾人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话免不了要传到母亲的耳朵里。母亲起初听到的时候，总是同病相怜地看着父亲，说想在心里就行了，不要说出来。

父亲不说话。从他不大自然的脸色上可以看出，他的那份廉耻并没有丧失。但是，饥饿往往又让他难以自持。次数多了，母亲就失去耐心了。母亲说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都穷得像叫花子了，还牛逼哄哄卖弄什么山珍海味？我求求你少去丢人现眼点好不好？父亲说，你这个婆娘才怪哩，老子吃不到，莫非连想都不让人想了？嗯？！这一个重重的嗯

字，表明他依旧是控制不了。

我们这种猜测一点没错。不仅如此，还与日俱增到了痴人说梦的搞笑程度。这样，一些不好听的话就在村子里流传开来，有人侮辱说，父亲的前世不是饿死鬼，就是叫花子……这些流言连我都感到愤怒，更别再说母亲了。在队上出工或在村里行走时，只要看到三五个人凑在一起说父亲的这类笑话，母亲的脸总是红红的，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过就像哑巴一样埋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
有一天下午，母亲拾粪回来，老远就看到一群小孩子在追着一个人嬉戏。母亲以为是在追村里的叫花子老汤，就没有在意，两眼依然在搜寻像宝贝一样的牛粪。快走进我们那条巷子时，看到老汤像堆牛粪一样坐在路边捉虱子，母亲就像被人狠狠打了一个闷棍，愣愣地站在那里。

父亲回到家，母亲就问父亲是不是与一帮小孩子瞎胡闹。父亲悲哀地说，这帮孩子比我还饿，我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，还逼着我带领他们去找那些美味哩……得到证实后，母亲脸色铁青，竟然没像以往那样唠唠叨叨了，但脾气却大得出奇，什么东西拿在手上都像个烫手的山芋。但我和姐姐知道，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所难免。我和姐姐没有想到，母亲把这场激烈的争吵会设计在吃晚饭的时候。像平常那样，母亲给每人都舀了一碗洋芋饭。端碗的时候，母亲突然把她碗里的饭全赶给父亲，满腔怒火地说道，饿死鬼，使劲吃，不然堵不住你那张臭嘴！父亲像被吓着似的，愣愣地望着母亲。母亲把碗里的最后一粒饭赶完，才骂父亲是个不知羞耻的东西！父亲自知理亏，更知道一场急风暴雨马上来临，他就像一个急于躲雨的人那样，默不作声起来。没想到这更激发了母亲的怒火。母亲扑过去，又是拧又是掐，好一阵，母亲那双手才像蚂蟥吸饱了血似的滑落下来，然后大放悲声……我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，嘴唇吓得乌青。姐姐比我懂事，她用她那不大的力气，把母亲扶进房间里去……

我们姐弟俩就是在父母不断的争吵中长大的。

说实话，那个时期我很害怕长大。因为长大，饭量增加，饥饿也会

随之而加深。我很不愿意父亲为我们这几张嘴，更加殚心竭力，越来越像一个不正常的人，甚至疯掉。

为此，我随时都在观察父亲，尽量不惹他生气。不久，在对待姐姐的婚事上，父亲的种种表现，又让我们的担心显得多余起来。

姐姐长我五岁。据说，在姐姐的下面还有两个夭折了的小姐姐。姐姐一年到头穿着那些不得体的补疤衣服，跟着母亲风里来雨里去的，我们都没有发现她怎么漂亮。有一天，宗勇表哥提着两斤“脚板糖”来到我家，说是要姐姐去给他的新娘子当伴娘。在我们桃湾村，能被别人请去当伴娘，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。这样的大好事，却让姐姐愁眉不展。不是姐姐不愿去，而是长到十六七岁的姐姐还没有一套体面的衣裳。父亲说着这个因由的时候，毛碴碴的头埋在两膝之间，恨不能找条地缝钻下去。宗勇表哥说，这个你们不用担心，明天去吴跛子的裁缝店里量一下尺寸，我做一套衣裳送给玉萍表妹……

父亲沉默了好一阵说，勇啊，你这是给我们脸，也是打我们脸。我们也不要你白送，按风俗应该打发伴娘的东西就不要打发了，你要是答应，我们家玉萍就去。

宗勇表哥答应了。

接亲的头一天，姐姐去吴跛子裁缝店取来试了一下。那套带有喜气的粉红色衣服一上身，我就发现那不是我朝夕相处的姐姐了，而是开放在贫瘠的土地上的鲜花！这朵花清丽鲜艳，苗条骨感，怀柔周正，又芳香四溢……成为表哥婚礼上一个生动的亮点，令所有的桃湾人都感叹不已！

缝制这套衣服的跛子吴才云就像欣赏模特一样。跛子在欣赏着自己的得意之作，姐姐走到哪里，他的目光就移动到哪里。在这样的自我陶醉中，他也把我姐姐欣赏到心里去了。

虽有一家养女百家求之说，但我还是极为讨厌吴跛子的那种目光。每次从他面前经过时，总要想设法撞他一下。如果我有他高，我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挡住他，就是打上一架也在所不惜。

在我看来，身体残疾心理也有些残疾的吴跛子根本不配做我的姐夫！但是我阻挡不了他。面对他那如饥似渴的目光，我的眼皮发跳。后来种种不祥的预感，几乎都灵验了。

我记得，在表哥婚礼过后的二十多天里，是我们一家人过得最为舒心的日子。大家对姐姐的赞美，让一直在穷困里挣扎的父亲很有面子。很难得笑的父亲笑起来还是蛮好看的。怎么说呢？他嘴角两边松动的肉纹，就像青蛙跳进水田的涟漪，一圈圈舒心地荡漾开去。父亲大概没有想到，一个长得像“撂棒蛇”的男人也能养出这样美貌的闺女来！有时候，父亲放任着的“涟漪”突然又收敛起来，慢慢埋下头去，像哲人那样进入到一种很深沉的思考中去，表现出他古怪的一面来。父亲大概在想，养是养了一个漂亮姑娘，但穷困使她穿着得如此不体面，作为一个父亲是愧疚的，汗颜的！无能为力的父亲，像在寄希望于众多的求亲者中，帮姐姐选择一个好婆家，不然就白美了。

不容置疑，这也是我和母亲的心愿。

但是，我们谁也没想到，第一个来求亲的竟然是吴跛子。

吴跛子是大队副支书吴左右的大侄子。小时候他得过小儿麻痹症，左脚板半翻着，像铁匠铺里一块火候不到的生铁，连地都落不了，一年四季靠拄着一根光溜溜的拐棍代步，一跛一瘸的，像个蜗牛一样，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剩男。

或许知道胜算不大，吴跛子就请来村里最有名的媒婆——“孔一成”。“孔一成”不是她的尊姓大名，意思是只要她一出马必定成功。

这个资深老媒婆在我家堂屋的八仙桌边刚刚坐下，就叼起纸烟，跷起二郎腿来。她的嘴功果然不凡，经她加工出来的吴跛子已不再像是我们熟悉的残废人了，就像老师给我们讲传奇英雄一样精彩。父亲比我安静，母亲更比父亲安静。按我们这里男人当家的规矩，母亲不再平时那样唠唠叨叨了，尽量让父亲显出一家之主的风范来。

在外人面前，母亲一向会爱护父亲的面子。

父亲不仅安静，还显得相当廉政。他既不接媒婆递来的纸烟，也不去八仙桌上拿拆了包的脚板糖吃。脚板糖是一种用甘蔗榨熬出来的红块糖，是正礼之外的随便吃食，主要用来泡茶水喝，活跃气氛。这种糖原本不那么金贵，但在饥饿的年代里，就诱得人垂涎三尺了。我死死地盯着蹲在椅子上的父亲，只要他带头拿了第一块，我一定会跑过去全包了！可父亲像块石头一样蹲着，啾啾地抽着他的老叶烟。孔媒婆大概说累了，本事也使完了，就将一张整理得很好的笑脸对着父亲，那意思就是讨个口风，回去有个交代。父亲磕磕烟袋，又将打火用的火镰装进吊在烟袋上的小口袋里，规规矩矩将半尺长的吊绳挽在烟杆上，这才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，我家玉萍还小，我们还不想她过早嫁出去，你另攀高枝吧！

对这样的婉拒，孔媒婆早已司空见惯，又开始第二轮的夸赞。但她绝对没有遇到过偏执得有些病态的父亲。父亲没有容她再说下去，提着那一篮子厚重的礼物递给孔媒婆，说回去吧，话说二遍也“咸盐”。

孔媒婆走得于心不甘，又狼狈不堪。一直躲在门背后的姐姐这时像只喜鹊一样跑出来，亲自给父亲卷了一根叶烟，把要插进烟袋的那一头修得尖长尖长的。姐姐在打火镰的时候，笑嘻嘻地对父亲说，爹，在你所有的固执中，今天表现得最可爱！

父亲把着了火的草丝按在烟头上，得意地笑了。父亲一得意，就偏着脸向姐姐的嘴边凑去。姐姐为难地说，我都这么大了，还亲啊。父亲说，闺女，再大也是爹的女儿。姐姐只得撮起嘴，像小时候那样亲了一下。父亲松弛的嘴角立即就笑成了一个大大的括号，还用眼睛向母亲睐了一下。在一旁的母亲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母亲对我说，弟兄，你看你爹那臭美的样子！

父亲把铜皮包着的烟嘴拨出口，用手招我过去。我看见烟嘴里冒着的烟丝像蛇吐出的信子，就抬着他的手，又把烟嘴按进父亲的嘴里。父亲把我搂在怀里，对母亲说，颖桃啊，这怎么叫臭美呢？你听说有鲜花插在牛屎上的事吗？吴姓在世上虽然是大姓，可在我们桃湾就那么孤零

零的两家人，人丁稀少得像缺了肥料的秧田……按父亲的性格，凡是往深处想的事，是不会像竹筒倒豆子那样说完的。但这一次，父亲却刹不住车了。父亲说，这个吴跛子，脚跛了，脑子也“跛”了？你以为救济粮救济款掌握在你大伯的手里呀！

我们还没高兴几天，吴跛子家请来的媒婆又粉墨登场了。这个媒婆姓张，是村里的第二号媒婆。吴跛子家比上次还要大方。对着那么多的酒肉糖果，尽管父亲那不争气的喉咙滑动不已，但他还是找出一些体面的理由拒绝了。

正当我们以为吴跛子家不会再请媒婆登门的一天下午，一个头戴黑丝帕、衣着簇新的妇人又走进了我们家。父亲认得她是桃湾河下去十多里归宁寨的媒婆。像接待其他媒婆一样，母亲给她倒水喝，还笑着问她是替哪家小伙子来求亲的。当这个媒婆说了姓名后，我们一家人的脸色都变了。父亲说，吴左成家已请过两次媒了，我都没答应，你来也是一样。媒婆像收了吴家人的许多好处，显得比前面两个都有耐心，也不怕我们给她脸色看，她那职业般的笑容很像我们村小女孩子跳的橡皮筋，能进能守，能忍能让，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。

父亲这回可算奇逢对手了。父亲一双眯着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像跟人吵架一样与媒婆说话。我看父亲松弛在高颧骨上的薄皮，随着眼睛的眨动变得一伸一缩的，很像牛马在痉挛毛皮，在驱赶蚊子一样。看出父亲不是媒婆的对手后，姐姐就不再躲在门背后了。她平静地走出来，没有半点羞涩地对媒婆说，既然你老人家把吴跛子说得那么好，你就在你们寨上找个合适的嫁给他吧，我弟兄才上五年级，等他上了初中，我才考虑个人的事。姐姐的话不轻不重，但话一出口就把能言善辩的媒婆镇住了。父亲也像呆鹅一样。好一会儿，父亲那根死筋才柔软过来，像不认识似的看着姐姐……

我发觉从那以后，父亲再不敢把姐姐当小孩看了，说话方式也注意了许多……

总之，这些情况足以说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父亲还是正常的，并没

有达到什么神经错乱的地步。不久，姐姐的一场病，更说明了这个问题。

姐姐的病很怪，按照我们这里的民间土方，酒泡饭吃了，生姜糊辣子也煨水喝了，一个小小的感冒就是不见好。每试过一次土方，姐姐都说好多了，可手脚老是无力的，虚汗也冒得像春天回潮的水珠一样，怎么也出不了工。我看出姐姐是怕花钱，折磨着自己来安慰父母亲。无计可施的父亲忧愁地看着姐姐，说萍啊，看来只有在脑门上拔拔火罐了。

姐姐一向把她那张清秀玉嫩的脸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听父亲这么一说，躺在床上的姐姐就像打冷摆子似的往后一缩，双手紧紧捂在脸上，说爹，别啊别啊，我愿吃药打针，快叫弟兄去请“龙赤医”来。

“龙赤医”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龙泽友。龙泽友过来号了脉，又看了看舌苔，说姐姐脾胃里的寒气还没逼出来，配服草药吃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药箱一打开，才发现有一味草药不够了。泽友是个胖子，他显然不想回到村子下面的医务室去，又折回来，对父亲说，“撂棒蛇”，这味药生长在乱石嶙峋的岩缝里，你自己去找来配一下，就可煨来喝了。

送走了“龙赤医”，父亲就带上我，朝村子岩井上边的石旮旯走去。

岩井上边有一道防止石头滚落的石坎，一些枯枯瘦瘦的藤条植物攀爬在那里，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。但石旮旯不远的后面，又站立着更威猛高大的悬崖绝壁。如果不是为了给姐姐找药，我们怕一辈子也不会到这屙屎不生蛆的旮旯里来。寻了一阵，父亲发现这晒席宽的石旮旯里并不全是狰狞的石头，有些石窝里还有很肥沃的积土，稍加整理就可种上南瓜或包谷。

父亲这里扒一下，那里踢一下，比给姐姐找到药还兴奋。对于一个长年处于饥饿状况的人来说，我知道父亲为什么这样兴奋了。

我说爹，你想在这里搞资本主义？父亲愣了一下，脸一下子变得青板起来。你个兔崽子，谁想在这里搞资本主义了？挑水的人来来往回的，包谷高粱的天花还没出，你就被当作毒草给铲除了，找死啊！

父亲说得一点没错。这样的政治运动每天都在进行着……一个对吃如此迷恋的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放心呢？

从石旮晃回来后，父亲脸上虽然还像以往那样忧心忡忡，但我还是细心地发现他脸上紧绷着的肌肉柔软多了。我还以为父亲是在替姐姐病愈而高兴的呢。

但是很快，我就发觉被欺骗了。

原来，父亲对吃又展开了臆想。

其实，父亲在石旮晃地上与我对话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，决定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种上十几窝南瓜。他联想的就是关于瓜仔肉的做法。什么是瓜仔肉，父亲也没有见过，更没吃过，他是从吴副支书吃“叫化鸡”得到的启示。父亲的臆想比“叫化鸡”还要先进和卫生——那就是把长成菜钵大的嫩瓜从石旮晃地摘来，洗干净了，用小刀平平揭去蒂盖，掏出瓜囊，想方设法称上半斤肉，细细地与山菌、韭菜、嫩椒、生姜大蒜剁碎，拌上盐和胡椒，然后一勺一勺舀进瓜腹，再盖上先前割下的蒂盖，然后放在锅中蒸熟……在做好这些之前，父亲打算把家里的人一个个支到地里干活去，然后就等在暮色大门口，等全家人都回来了，当大家整整齐齐坐在八仙桌上，他才像变魔术一样从蒸锅里端出瓜仔肉来，让美味惊得全家人目瞪口呆，然后才在香喷喷中向我们证明，他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美食臆想者。

父亲就是怀着这种美好愿望，在布谷鸟叫得十分殷勤的一天晚上，把十来窝南瓜偷偷种下去了。

瓜一种下去，父亲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喜欢亲近人起来。

他第一个亲近的是龙赤医。医务室紧挨在供销社的旁边，这里是花钱的地方，父亲平常很少去的。但是那几天，父亲却向我问起龙赤医的行踪来。父亲要我带话给他，我就像侦察员一样，每下一节课，我就飞奔跑去看一次。那天快放中午学的时候，我终于碰到他从乡下出诊回来了。龙赤医听我说姐姐好了，我父亲还说要把在石旮晃采到的那一种药